

## 都市言情

白领李海涛爱上了夜总会小姐叶子，叶子拥有令人惊艳的美貌和一颗脆弱的心，因为受过男人的伤害而不肯轻易付出感情。李海涛用自己真诚而独特的方式打动了叶子，但世俗的偏见和人为的磨难却使他们的爱情一波三折。与此同时，叶子的朋友小玉也疯狂地爱上了李海涛，并不惜一切代价来拆散他们。最终叶子选择了悄然出走，机关算尽的小玉因得不到爱情而绝望自杀……

## 我又一次去了“钻石人间”

叶子到了“钻石人间”没多久，就跟小玉成了不错的朋友了。或者应该这样说，从叶子穿着一袭黑色的衣裙第一次出现在“钻石人间”如此不同的女人，小玉的全部视线在叶子的身上打转。但最初见到叶子，小玉并没有想要怎么样，她只是觉得这个女人太美了。小玉在当天主动跟叶子搭话，并告诉她她很多在这儿需要注意的事。

小玉是那种比较有城府的女孩，这可能跟她过早地踏入社会有很大关系，她不相信任何人。跟“钻石人间”的女孩或是女人稍有不同的是，她不太在乎金钱，她会和自己偶然喜欢的男人上床，甚至可以为他们花钱。当然，她不会拒绝金钱，李海涛的那次是个例外。一开始她只是觉得李海涛属于自己喜欢的那种型，所以在他喝醉的那天小玉才会把他扶到自己家里。让她惊讶的是，李海涛居然要在第二天早上“埋单”，而且还是偷偷地买，他当时的那种羞涩让小玉心里一紧，说不出的感觉。小玉在那一刻忽然觉得李海涛是她一辈子要找的男人——年轻、体贴、有经济基础、气度不凡，甚至在床上都很让人满意。

只是，好像李海涛已经喜欢上了叶子。可这点反而使小玉更加割舍不下了。小玉并不知道在这之前叶子已经跟自己的心上人有过那么一夜了。所以，小玉在心里发誓，无论如何要阻止他们上床。她主观地认为，只要阻止了他们上床，她就还有大把机会。

时间像水一样流过，我的人生好像就此停顿了，正如我的爱情——如果和叶子的一夜夜激情算是爱情的话。银行里的存款越来越少了，而且这段时间手气不好，有点儿逢赌必输、屡战屡败的意思。可惜我已经不能再屡战屡败了，我还不想跟叶子吃饭的时候让她埋单。我甚至想给叶子买点什么，但一想到她满柜子的名牌，就有点儿心虚。与其买了让她笑话，还不如什么也不买。我在社会上游荡着，就像“钻石人间”里坐不上台的小姐。

在我租的房子到期之前，我把所有衣服搬回了家，并在家人的庆祝下过完了我的26岁生日。反正现在没有工作，这房子一个月2500块钱的房租对现在的我而言也着实是个负担。

我去了“钻石人间”。没别的，只想跟以前一样躲在二楼上趴在栏杆看我心爱的女人跳舞。准备上二楼，就被从卫生间里出来的小玉给撞上了，情形跟半年前我喝多了撞在

小玉怀里差不多。唉，不是冤家不聚头！怎么这个女人无处不在？她好像时时刻刻夹在我和叶子中间。

而且，仔细想想，她是我的情敌，也是叶子的情敌。小玉以极快的速度用双手绕上我的脖子，把几乎一半的重量吊在我身上。她显然喝了很多酒，连呼吸都带着一股浓重的酒精气味。吧台上都是人，这万一被叶子撞见，就算她无所谓，我心里也不太舒服啊！

于是我用力掰开小玉的手。掰了也没用，她马上又绕过来。再掰，再绕……如此三番五次，吧台上没叫小姐的几个家伙和没坐上台的几个小姐就饶有兴趣地朝这边看了。

“怕叶子看见啊？怕个屁！她在包间呢！宝贝儿，今天去我那儿吧……”小玉的舌尖已经在我的脖子上游离了。弄了我一脖子带酒味儿的口水！我厌恶地扭了扭身子，想挣开她跑掉，但小玉就像个长了八只脚的章鱼缠在我身上。我用力推开她，吼道：“怎么回事儿？你这个女人怎么这样啊？要不要脸？”

说完以后我就后悔了。因为这时候DJ刚好转换了慢曲子，很多人朝这边看过来。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小姐捧着一杯可乐，跷着二郎腿，笑着等待着事情的发展。

小玉松开我的脖子，朝我脸上吐了口唾沫！我操！这臭女人居然在这么多人面前朝我脸上吐唾沫！吧台上有人笑起来。那个小调酒师把调好的酒洒了一地。一个小服务员忘了开单子，一对狗男女在碰完杯后忘了往嘴里送酒，就举在半空中……他们等着看戏……而小玉这时候已经转过身去了，她要开溜！我靠，表演训练班出来的吧，演完了就走？还有对手戏呢！在太多人的注视之下，恼怒的我情急之中伸手向她后背一抓……小玉在这天穿了一件类似于中式小肚兜的墨绿色小上衣，两根交叉在后背的小铁链把那件小上衣紧紧箍在小玉身上，而我在情急之下猛然抓住的就是这两根小铁链。也不知是用力过猛，还是小铁链太单薄，总之那件小上衣从小玉的身上一下子就滑落下来，掉在地上。还未等小玉反应过来，她的上身就完全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下了。

10



## 军民情深

藏北高原有风光奇绝、气象万千的雪山、草原、湖泊，有精怪神秘的野生动物，更有纯朴善良、忠厚热情、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或许，这里是人间天堂，是灵魂的炼狱，是无所畏惧的人挑战生存环境、生命极限的运动场。在这里，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们同舟共济，谱写了一段情深意长、英勇悲壮、令人感怀至深的佳话。

## 马前进和郝大年促膝交谈

尽管何玉头晕目眩，“小朋友”的举动却使他的脸更加绯红，心里说，真该死，我咋就忘了给她送个什么物件呢！他灵机一动，从兜里掏出20块钱，说：“我不会选东西，你自己看着买点啥吧。”“傻样，一看就不是诚心的，装都装不像。”“小朋友”看着他那窘态可掬的脸，挡开他的手，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我爸爸也是南疆军区一个部队的军人，说不定你还能见到他。”“噢，他叫啥名字？你都这么大了，他还在当兵，一定是个大干部吧？”何玉忍不住一连串地问。“这个可是军事机密。”丽娜说：“我把你们部队的番号写信告诉我爸爸，需要见面，他会通知你的。”何玉那修长的眉毛挤成了疙瘩，“不说拉倒，我是巴结领导的人吗？”

想到这里，何玉无奈地笑了。脑海里浮现出前天见到鲁万有的情景，他总觉得这位团长是个挺神奇的人，不但对他的事了解得多，居然对挎包里装的信也能看得出来。何玉觉得，像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盯着他，他的行为举动都能向鲁万有传递信息。莫非团长就是丽娜的爸爸？不对。丽娜姓黄，团长姓鲁呀。兴许是丽娜爸爸的战友呢？对，一定是这样。丽娜的爸爸向他的战友说了什么，他的这位战友才会有神秘神秘的举动。他想立即给丽娜写信，打听出事情的真相，免得思来想去晕头涨脑。其实，去年在巴托第一次见到鲁万有，他心里就产生了一个个疑点，接连两次给丽娜去信询问，两次答复：事关军事机密，现在不能告诉你。尽管丽娜的每次来信温情里透着那种意思，可更多的是鼓励，鼓励他以苦为荣，扎根边防，既然当兵就当出个样儿来。一看这文字，何玉又想起鲁万有的语气。莫非——哎，苦思冥想仍理不出个头绪来。他决定立即给丽娜写信，封山七个多月时间，人家寄来了11封信，说什么也该回封信了。何玉在长条桌上展开信纸，拿出钢笔，可又为称呼犯了难。还叫人家“小朋友”吗？人家是大学生了，应该改个叫法。称“亲爱的”？不合适，没来由。“小朋友”就是“小朋友”，这称呼实在、亲切、有意思。何玉在信纸上写出“小朋友”三个字，心跳突然快了起来。他又回想起鲁万有“不要辜负——期望”的话，特地把“朋友”二字加了重音，这是自己多心还是另有寓意呢？电影快放到一半了吧？何玉猛地回过神来。必须赶在放映结束前把这封信写完！他剥了一粒糖塞进嘴里，笔走龙蛇给丽娜写起信来。

马前进也没有看电影。这会儿，他正和

郝大年促膝交谈。

“巴托这十多年什么都是从无到有。1964年修通了简易路，凑合着能跑汽车了，拉东西、运物资，再也不用马背驮、牦牛运了。原来连里没有汽车，后来一下子配了两辆车，还有一台推土机。原来连里没有放映机，不能放电影，现在能看电影了，‘老三战’总比一战也不战强吧。”郝大年说到这里，自己哈哈笑了起来。

马前进也跟着哈哈笑，他没有说话的意思，只想让郝大年这样不停地讲下去。

“有的是有了，丢的也丢了。我是陕西人，打小时候起，就常听三五九旅响当当的牌子，冲着这块牌子1958年来当兵吃粮。可倒好，没几年部队整编成公安边防军，从叱咤风云的野战部队一下子成了边防军，连军装也换成公安服，在边防落地生根成了地地道道的边防军。”郝大年叹息一声，划根火柴点上烟，吐出的烟雾像他的缕缕思绪。

马前进仍然没吭声。两眼看着郝大年，眼神里流露着让对方把话说下去的意思。

“以卡为家，咱这个家大啊，守卫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边防线近千里，一次巡逻就得两三个星期，得安排巡逻了。”郝大年问：“老马，你以前巡过逻吗？”

“连长，这次巡逻得让我去，我带队。”马前进说话了。刚才他俩叙过家常，两人同年出生，同年入伍，只是郝大年生日比他早三个多月。他说：“我想尽快熟悉边防线上的情况。”郝大年是那个干脆利落的直爽人，小平头，大脑门，高鼻梁，圆下巴，眉宇间透着几分干练。他一摸小平头，说：“准备吧，就这么定了。”

走出郝大年的宿舍，已是夜晚11点多钟，电影已经散场，营房一片寂静。寒风一吹，马前进睡意全无。他回到宿舍，挎上手枪，扎好腰带，向后山的瞭望哨走去。三连原先的范指导员是1956年入伍的老边防，如今提升为副教导员，马前进是奉调接替他的。上山前，他特地跑到二营找范副教导员取经，老范平淡地说：“山上和山下有许多不同点。咱搞政工的像是一个家里的大哥哥，要让弟兄们感到亲，有啥事儿愿跟你说，不寂寞、不孤单。”

(全文完，本报有删节)

从明日起，本报开始连载反腐长篇小说《反贪在行动》，敬请关注。

20

